

疊影而生的童年記憶

羅喬綾

訪談在羅喬綾鄰近水岸的工作室與住家進行。素雅潔淨的空間，也是她與家人（包括三位毛小孩）的起居空間。眼前美麗靦腆的年輕女孩，純真誠懇的述說著創作與生活，脆弱感懷帶著韌度，人如其畫。亭亭少女，實然已為人母——這身分的轉換也對她近期的創作產生影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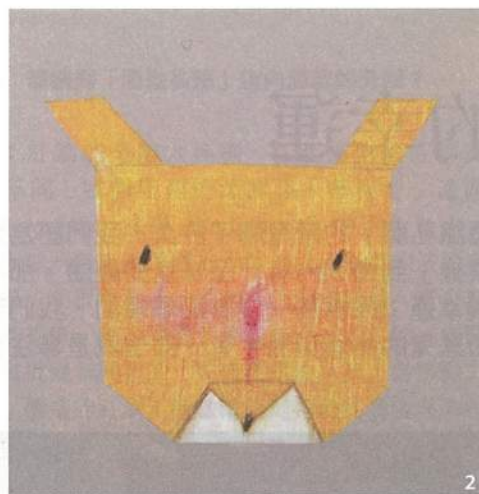
1.撒嬌·60X68.5cm·壓克力顏料·麻布。

2.自然圓丁系列：夏娃。

3.自上台表演·130X130cm·壓克力畫布。

4.穿媽媽的衣服·120X110cm·壓克力畫布。

羅喬綾 2009 年後的肖像畫作，多數為正方形比例畫幅，構圖正中直接，肖像幾乎佔滿畫面，背景則為平漠無涉的虛空間。主人翁多正面朝前，被擺佈要求的定裝照似的姿態，儼然如同概念上的兒童形象，近似繪本插畫常見的變形例則，微小而相距遙遠的雙眼在圓潤飽滿的面容上無害眨動：或呈無機曖昧，暗透慧點星光，或微散著輕盈慵懶憂鬱。五官簡略，起伏微調，幾近無表情的，呈現壓抑內斂的低限情緒，任由解讀。與此對映的



是，飽滿奔肆卻和諧的色彩，以漫漶薄塗的筆觸層疊或溶洗出具有透明感（無論是視像上的，或是情緒上的）的肌理，或緊或鬆。整體畫面形象固然是美好悅目、討喜而樂趣的，但其間不可否認的也存著藝術家自身練達的邏輯秩序，無論是隱身的曖昧情緒，以及形象管理：自迷濛幻夢的視像敘事，歸返青春期前的彳亍于思，復刻童年的拙稚天真。

人情共感 人性殊異

她的肖像創作並非全然取材兒童，對象其實多已成年：或是友人，或是錯身而過的路人等等，某些情感特質、眼神表情吸引了她。至今陸續也繪製了一百餘個對象，試圖發掘再現人情之共感，人性之殊異。於此前提，羅喬綾對於他人直觀的「可愛」稱讚，總感覺彳亍遲疑，肖像與肖像彼此隱而不顯的情感與敘事似乎為之扁平。與此趨近的，固然羅喬綾欣賞的藝術家之一是奈良美智，同以童稚的肖像為主題，不意謂彼此在生命體驗與藝術知覺上存有共屬脈絡。只是暫且無視作者認知的作品裡複雜輝映的隱藏情緒，「可愛」確實是直接明晰的溝通索引。親近如自己的阿嬤，也直呼畫作可愛！而羅喬綾贈送一幅畫作掛在阿嬤房內成為替身。藝術在此傳達家人間的樸實情感，直接且強壯。

自我觀照、稚拙似乎不願長大的藝術表現，也隨著藝術家自身從少女成為少婦而有所遞

嬗。即便畫面如昔具有甜美內斂的特質，但題材漸漸有了自己的小孩的形象，人物脫離虛空，增加更多場景與物件，更為入世，描繪小孩在遊樂場裡，操場跑道或舞台上等日常嬉遊，更大幅度的動態，視點從正面平視，也漸有著第三人稱的旁觀／關注。甚至有了母子形象的同場。雖然人物造型表情上如昔近似無表情、羞怯淡漠；形象也依然簡略而浮貼，略除陰影與景深。

回歸於居家的暖意

先前大病初癒，和親子的家庭生活，讓羅喬綾的創作更顯柔軟與省思，畫幅也更多小型製作，做為創作，也是與小孩之間的情書：或是小孩要求，或是出於對於小孩與童年的愛意，繪製了一系列小孩的恐龍貼紙、（遺失了的）布偶、動物造型折紙等。一貫畫面置中直觀，誌念著成長的座標紀錄，親族的生命敘事。

小孩如今成為她藝術創作的第一位觀者與評論者，她不吝於與小孩分享，並接納小孩純真直接的建議，疊影而重生的童年記憶，交互滲染，卻無比純淨。隨著小孩的成長，我們或許也能夠見到羅喬綾淡鬱柔韌的畫風裡，綻現更多嶄新且喜悅的光色。